

文化艺术出版社

都市陷阱

City trap

李矛著

都市陷阱

◎ 李矛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陷阱/李矛著.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1

ISBN 7-5039-2116-1

I. 都…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658 号

都市陷阱

著 者 李 矛

责任编辑 向 宏

封面设计 一点工作室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63457556(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195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116-1/I·945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Li Mao

李矛 1958年生，河南人。下过乡，当过教师、包工头，市委干部、警察，经历丰富，近年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保护尤为关注。曾发表过小说、传记文学、散文几十万字。代表作有：传记文学《李正操夫人刘莎传》（1995年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白狼》（刊载于《山西文学》）和散文《有这样一位丛林老兵》（刊载于《文艺报》）等。

目 录

第一章 1

哪个王八蛋敢动咱家的房子，我非让他身上少点零件不可。

第二章 45

妈的，从小到大，因为避孕，不知糟踏了多少生命。否则我现在肯定是儿女成群，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啊！

第三章 85

……别看他面上凶，其实是好人，共产党有这样的官，不坐天下才怪呢！

目 录

第四章 108

听说他们攻城掠池，伤人无数，还打死过人，尤其是“黑老大”，更是心黑手辣，杀人不眨眼。

第五章 146

一个人只要不怕死，还能有什么让他害怕呢？可现在肯定有一种东西让他觉得比死更为可怕，或者说不能忍受，所以他想死。

第六章 180

胳膊扭不过大腿，但要扭伤；鸡蛋碰不过石头，但要碰脏。

目 录

第七章	203
-----	-----

当我们还年轻，在那美妙的五月早晨，你说
过你爱我。

第八章	245
-----	-----

只见大头敞开风衣，拽出双管猎枪，二话没
说，对着分局长就是一枪……

第九章	261
-----	-----

我至今和她仍是夫妻，她当年舍命救我、真
诚爱我，但这并不能说明，现在她把我看得一钱
不值、以恶毒攻击我为乐事都是顺理成章的。

目 录

第十章

290

我们家族的男人不少，无论有无成就，无论做官务农，均铁骨铮铮，至今还没发现一个有软骨病的。

第十一章

322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我家的白猫，低垂的夜幕下，它从荒蛮的大漠深处一步步向我走来，姿态极为优雅……



第一章

哪个王八蛋敢动咱家的房子，我
非让他身上少点零件不可。

暖洋洋的春日，阳光和煦饱满，天空也是少见的蔚蓝。

家门口，我妈端坐在轮椅上一动不动，苍老脸上的荒凉与无奈让我想起无边的大漠。她那双几乎没有生命迹象的呆滞的眼睛，目睹着面前正在被毁灭的一切——电锯金属片闪着炫眼的光高速旋转，刺耳的尖啸把空气撕成碎片，一搂多粗的核桃树、柳树、香椿树壮实的身躯在飞扬的木屑中翻倒，推土车肆无忌惮，咆哮着左冲右突，排气管喷出大团大团的黑烟，如恶狼入羊群，所向无敌。钢铁履带碾过玫瑰盛开的大花坛，巨型钢铲所到之处势不可挡。片片红瓦从房顶鱼贯坠落，堵堵深灰色的砖墙在四起的尘土中溃塌。

好一幅彻底砸碎旧世界、横扫旧秩序的火热生动景象。呈现出很热闹的时代气息。于是，强烈的时光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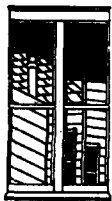
错的不协调感蹿上我的心头，像是看到二十世纪工程机械闯入远古草木葱茏水气氤氲渺无人迹的林地肆虐，又像是看到现代嬉皮士张牙舞爪蹂躏无助的部落少女。

“老鼠！老鼠！”随着叫喊，只见一群灰头土脸的民工挥舞铁锹镐头在瓦砾中狂蹦乱跳，胡拍瞎打，腾起滚滚尘土，如狼烟平地而起。

“蛇，这儿有条蛇！”又是一声短促的干嚎，像突然被掐住脖子似的。狂呼嘶喊重又爆起，狼烟中人影疯狂蹿动，砰砰啪啪声响后，我看到一赤背的中年汉子跳到半堵墙上，掂起条两尺来长的蛇，以夸张的动作高高举起，就像扯起一面大旗。那蛇像根烂绳子般软软下垂，白绿相间的花纹上血迹斑斑，其色彩在阳光中艳丽异常。汉子吼道：“点把火，把它烧烧吃了！”他黑黢黢的大宽脸上得意之情一览无余。

嗷嗷的欢呼声雀起，很是有些气象。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还在浓密的森林中享受自由自在的时光、捕获可充饥的猎物时，情景想必就是如此，可眼下毕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多少漫长岁月已经过去了，可祖先身上的印迹还如此明显。这种现象，据说是由于DNA在作怪，人类自身无力回天，再过多少万年依然如此。这就是说，如果人类还能有幸生存在这颗蔚蓝色星球上的话，DNA必定还会一如既往地引发我们对祖先的眷恋深情。

我想城市的蛇怎么和城市的人一样呢？太不禁打





了。大概是龟缩在城市狭窄家园中的蛇也像城里的人一样退化了。好多年前，我在家乡的山洼里遭遇一条三尺多长的蛇，粗近碗口，黑中透绿。我和堂兄铁柱对它一阵暴打，可这精灵样的东西，尽管浑身伤痕累累，头被尖利的石块砸掉半个，但仅存的半颗血糊糊的脑袋仍不屈地高高昂起，剩下的一只眼睛迸射出冰冷的凶光，血红的信子剧烈抖动，不停地向我俩进攻。其架式让我明确感到，它有永恒的生命。这惨烈的景象使我心虚，从此我对这种动物充满了崇敬之情。后来的情形更是惊心动魄，可能是这条受伤的蛇散发出浓重的腥味，召来大小不等的十数条同类，吓得我俩夺路而逃。跑是跑掉了，可那蛇的勇猛精神和架式却印在脑子里，尤其是那黑中透绿的鳞甲状躯体。好多年后，我知道这种蛇叫“铜斑蛇”，凶悍之极；再后来我又知道有种先进的美制反坦克激光制导炸弹，也以此名之。看来，碧波万顷的太平洋彼岸——北美的土地上，一定也有这种宁死不屈的蛇。

我妈略显浮肿的脸像冬日正午的阳光，惨白单薄，实在说不出是个什么表情，与眼前声势浩大的场面形成强烈的对照。再加之她满头银丝、衬衣洁白，这就让我感悟到这场面有了某种噩梦般的象征意义，像现代派的绘画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让人头晕，让人突然联想到发现了黑洞的霍金坐在轮椅上仰望星空的表情，圣女贞德一步步走向柴堆时的表情，梵高在麦田里朝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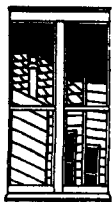
己肚子上上来了一枪时的表情；还有中国革命先烈江姐英勇就义时绝对就是这幅神态，这是因为小时看革命电影留下了铭心刻骨的印象。

我妈就在这样的场景中一天又一天呆坐已有月余，看她的身体和心态每况愈下，老年痴呆症日益加重，我心里七上八下实在不是个滋味。我和两个兄弟几次接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也好让她老人家多活几日，不料她坚决不走。前些日急了，她冲着我们大叫：让我抛下垂死的亲人一走了之，妄想！除非我先死，就是死也要死在家。这话从此不要再提。谁提我就撞死在谁面前。

我妈的语气异常决然，甚至是恶狠狠的，眼泪都溅了出来，令我们惊诧不已。所以，她说这话时，无论是处于正常状态还是犯病状态都令我们不能抗拒，就像“文革”中人们不能抗拒最高指示和现在的人们不能抗拒金钱诱惑一样。我感到我妈说这话时虽不像犯病，但也不正常，好像是处于两者之间。

当时在一旁沉着黑脸踱步的我爸，吼了一声：放屁！你们也都是三四十岁了，心都歪着长，为什么非要她走，这是她的家！连这点都不懂。

他的话绵羊听了也会怒火中烧，蹦起咬人，但我们习惯啦。因为他总是这样，有话从不好好说，似乎是故意让人窝心憋气。例如我上小学时，他说：就是猪背上书包也比你像个学生，去上学也比你透气。中学时我总在外边跑，他说：狗都知道归窝，我养你还不如养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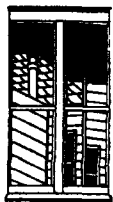




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现在他上了年纪改多了,要是十几年前,肯定比这恶毒得多,破口大骂甚至大打出手都在意料之中。

我已过了不惑之年的岁数,当然知道他们要拆毁我们的家,更能深刻理解我妈的痛苦与绝望,蜗牛从壳里被挖出来的感觉就和我妈此时此刻的心境一样。但是能理解并不意味能帮她消除。从现实角度考虑,她再犯病有个三长两短如何是好。不过我又想,硬是让她离开,结果未必会更好一些,无奈之中也只有听之任之了。到了这个年纪,我虽不敢说已是大彻大悟,但至少懂得了对于世上许多事情人们是无能为力的,就是去想也纯属徒劳无益,这就是老了。或许我妈需要这种惨烈的刺激,人在绝望时各种出乎意料的怪异心理和行为举不胜举,有狂笑不止的,有发呆犯傻的,当然还有以投河跳井、上吊、卧轨、吞毒药、割动脉、摸电门等等方式寻死觅活的,个中深层原因就是心理学专家也说不清楚。反正我妈犯痴呆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长,她的思想和行为时常游离于现实之外,而构成一个几近完整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她要么睁大深潭样的眼睛,轻声细语叙说她儿时的琐事,绘声绘色,令我感慨不已;要么惊恐万状地讲起故乡的鬼怪故事,当然最多的还是她在幼儿园的创业历史。但无论怎样,只要一返回现实,她立即就被愁云惨雾罩住,两眼黯然无光,让人想起大漠中的木乃伊。

毁灭性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这里很快就成了一大片废墟。当代工程机械的伟力由此可见一斑，要是退后几十年，没有一年半载绝形不成眼前如此宏大的规模：成排的房子变为瓦砾，众多的大树全部横七竖八地躺倒，树身被锯断和砍伐之处渗出泪珠样的生命汁液，在春光中似粒粒珍珠熠熠闪亮，枝头刚刚蓬勃的嫩叶正在枯萎，被摧残的玫瑰花和花蕾很醒目地到处陈列着，任钢铁履带、橡胶车轮和各类鞋数次蹶过和践踏。只有钢筋水泥铸成的门庭和几根伤痕累累的圆柱还挺立在残砖破瓦之中，显示出几许悲怆。门楣上方有四个斗大的水泥塑的繁体字：“儿童乐园”，中间还有一个硕大的五角星，它们曾经鲜红夺目，但现在朱红已褪，漆皮斑驳翘起，蒙着厚厚的尘土。当然这些很快就会永远消失，眼下科技发达，各种破坏性手段日见精湛，几根钢筋水泥柱子还不是小菜一碟，就是金字塔也能让它瞬间完蛋。人类可以很自豪地宣告：毁灭地球十数次，甚至将其炸成碎片都有绝对的把握。现在的人真是了不起，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千里眼顺风耳更是不在话下，多少代人的梦想都一一变为了现实，人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发展阶段。眼下已是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尾声了，据说也是伊斯兰教纪元开始的第十四世纪，同时也是释迦牟尼顿悟后的第二十六个世纪，所以人类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有能耐了，既可让地球成为荒漠，进而灭绝自己，也能让地球成为花园，幸福地繁衍后代。据我观察，前者的可能





性更大些,因为我看到人们正在行动。

星期天,我上初一的儿子回去,看到这一派景象,哭了,“爸爸,这是为什么呀!”

我摸着他的脑袋,“长大你就明白了。”

应他的要求,我拿来相机,以残破的门庭为背景,给他和我妈留下十余张历史的瞬间。晚上回家后,儿子一直闷闷不乐,睡前他摸进我的小房间,一脸罕见的凶相,咬着牙说:“爸,真想把王八蛋们全部吊死!”

他一向性情柔弱,善良得连只小虫子都不打,居然口出如此凶猛恶毒的话,着实让我震惊不已。真是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同时我也颇感欣慰,庆幸他终于知道了一点人世间的险恶,而且我能感到他内心深处还是有股子阳刚之气的。他毕竟是我的儿子,身上流淌着我的精血。我想,如果我在他这个年龄的话,恐怕就不是光说说就完了。后来看他的作文,心头像灌满了铅,堵得很难受。

“不知为什么,他们要仇恨美丽的树,把那么多的大树全部砍倒。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会有树荫了,鸟儿们的家也没了,不知它们将逃到什么地方?奶奶哭得很伤心,她对我说:“孩子,你多看几眼吧,看看这老房子,看看大树和草地,以后你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我就是在这座幼儿园里长大的呀……

我的老朋友大伟到此，捡起乱砖中一朵枯萎的玫瑰，端详良久，捋了一把披肩的长发，一如往常，神经兮兮地笑着，“好，好啊！真的动手啦。上帝让谁灭亡，必让谁先疯狂。这可是有先例的，阿特兰蒂斯大陆、庞贝古城是怎么灭亡的！快点疯狂吧，他妈的，越快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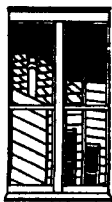
看他的神情，我想到引颈就戮的犯人对着刽子手狂笑，还叫喊着：兄弟，你的刀快吧？把活儿做利索些。

大伟抚摸着满是尘土的立柱，“你看这像不像古罗马的圆柱？”

我说：“岂止古罗马，我看它还像白宫的柱子呢！”

他极目废墟，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我突然想到另一幅场景：走上绞架的犯人，很小心地问，这绳索结实吗？刽子手很不耐烦地阴沉一笑，熟练地把绳索套在他脖子上，来吧小子，你他妈的话多，绝对没问题。

废墟在文化人看来总是富有诗情画意的，世上著名废墟，诸如庞贝古城、古罗马角斗场、迦太基遗址还有圆明园让多少人感怀不已，留连忘返。但我觉得自然形成的废墟和人为造成的毕竟不是一道味，当你面对古长城和圆明园时的心境肯定不会一样。我每每回家在废墟中像猴子似地蹦来跳去时，总是想到惨遭纳粹狂轰滥炸的伦敦、斯大林格勒（现又恢复成圣彼得堡，反正还是大人物的名字），还想到被盟军轰炸的欧洲名城柏林、德累斯顿，亚洲的广岛和东京，以及“三





光”之后我国无数的城镇和村庄。尤其是晚上,蓝盈盈的夜色中,废墟上篝火点点,烟气升腾弥漫,以至遮住星星和在薄云中穿行的月亮。烟气中变了形的人影晃动,还不时飘来粗喉咙大嗓的吆喝以及哥呀妹呀跑了调的流行歌曲。这让我觉得他们是得意忘形的占领军士兵,更让我体验到浓烈的战时氛围。而实际上,我家和他们正是处于战争状态。

广阔废墟边的三间半平房巍然屹立,似汪洋中的一座孤岛,这就是我们的家,准确地说是我父母栖身之所在。按他们的部署这三间半平房绝对也在摧毁之列,但当拆到我家隔墙时,我妈和她的轮椅阻挡了他们的摧毁速度,并使之停住了。当然,单靠我妈自己是不行的,为了捍卫家族的利益和尊严,我们全家紧密团结在一起,筑成一道血肉长城,令破坏者徘徊不定。从现实角度看,我爸好歹任过公安局长,虽说离位多年,但只要人还有口气,就有余热;我虽仅是个小科长,但在市政法委供职,这可是党管政法的要害部门,所以公、检、法有不少朋友;我三弟在法院当法官,衙门大,档次自然也高出一层;二弟是个中型企业的厂长,效益不错,虽说官不上品,但也牛×哄哄。因此,这不也是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精干班子,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吗?常言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两项我家全占了,当然敢和他们一拼。